

劉湘出川抗戰記

(本文另有插圖刊一一九頁)

戴高翔

帶甲十萬脚穿草鞋

日本軍閥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正式發動侵華戰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正在廬山發表談話，號召全民起而抗戰，國民政府旋即遷往武漢。我當時還在陸軍大學任教，陸大亦奉命遷往湖南長沙。我正在陸軍大學講抗日戰法講得起勁的時候，忽接到老長官劉湘（字甫澄以下稱甫公）來電，要我立刻到漢口去見他，時間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上旬，我自然必須馬上前去。匆忙間，我想見了老長官就可以回來，沒有向學校請假，更想不到帶行李。那曉得一到漢口見到劉甫公，他說他很忙，要我同他乘船到南京去，隨即補說幾句：「二十四年你回四川來看我，我滿以為你是回來替我作事的，不料你說過幾天就回南京，當時好像潑了我一瓢冷水；現在打仗了，你總該回來幫忙罷！」我說我還沒有向陸軍大學請假，行李也沒有帶。老朋友周從化是預定的第七戰區長官部參謀處長（戰區長官即劉甫公），馬上從旁插嘴說：「高翔，怕打仗嗎？」當軍人的那能聽這句話；同時我也深深為老長官的話所感動，只好立即答應隨甫公長官一同到南京。

我們上了船，大家一談，我才知道：劉甫公已於十月十五日奉委員長蔣公命令派任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長官部指定設在鄭州。這次四川部

隊出兵是兩軍（廿一軍，五十軍），六師（一四六師、一四七師、一四八師、一四四師、一四五師、新七師），兩位軍長是唐式遵、郭勛祺；六師長是劉兆黎、楊國楨、陳萬仞、郭勛祺（兼）、饒國華、田鍾毅。每師兩旅，旅長依次為石照益、廖敬安、章安平、黃伯光、潘左、袁海青、范子英、唐明昭、佟毅、孟浩然、孟存仁、劉克明。統編為第二十三集團軍，由劉湘自兼總司令，唐式遵、潘文華為副總司令，總人數是十萬人，劉甫公在談得高興時，說他「帶甲十萬」！我心裏暗想，這十萬人身穿布軍服，腳踏草鞋，帶的都是舊式步兵武器，可以說只是「十萬草鞋兵」；但是不要小看他們，他們那雙草鞋，就是能够吃苦耐勞，勇敢善戰的象徵。這支草鞋隊伍，已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由四川分兩路出發，一路出湖北，一路出陝西，正向指定集中地河南前進中。

帶領四川部隊出川各將領中，唐式遵、潘文華、陳萬仞、章安平、黃伯光等，都是我們仁壽縣人；我族叔戴傳薪，先是在一四五師任團長，嗣升旅長、副師長、師長、副軍長，他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投入劉湘麾下，始終追隨唐式遵，也與唐式遵一樣，始終未離開過前線。我本人當時雖然始終都在為劉甫公作策劃作戰工作，但是尚無名義。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我才知道我是第七戰區兵站總監部參謀長。兵站總監是魏

子銜，他是四川公路局長，他已率領一百輛汽車到達戰地。

彈簧戰略蜂式戰鬥

我們這隻衆多的草鞋隊伍，被指定到北方作戰，所以我在船上，也就向劉甫公商談到了北方應該如何作戰的問題。我在二十五年暑期承劉甫公資助路費，到全國各地旅行回到陸大後所著抗日戰法的構想：第一、我認爲我們人多地廣，要慢慢和日本拖，應該採取彈性戰略，作指揮官的要好好研判，打得過才打，打不過就退；一旦敵人分離了，減少了或者走開了，我們又可以打回去。第二、我認爲敵人有長射程武器：飛機、大砲，遠距離的戰鬥我們無法還手，只有想辦法躲避起來，減少傷亡，等到敵人進攻前來，我們就應該起而和他對戰。所以在戰術上我們要摒棄日本的線式部署，改用適當分散的羣式部署；一到近距離的接戰，我們就要像蜜蜂一樣死釘硬拼，期能殺傷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我的抗日戰法，只有十二個字，「彈簧戰略、羣式戰術、蜂式戰鬥。」基于這些構想和我的旅遊所見，知道北方大都土厚水少，最適于挖地洞。（我看見山西多石山，閻錫山挖了很多山洞，不知道是否和我的構想一樣？只可惜他的軍隊經常在作建設工作，少有作戰訓練，好像這些山洞，也沒有發揮大的

作用。)打遠戰的時候，我們躲在洞裏，等敵人進攻接近，我們就由洞裏出來和他們拼鬥。劉甫公在船上很贊成我這項意見，當時即指示經理處，要多多搜購鋼筋水泥運到戰地去，並告訴我洞口必須做得堅固，以免被敵人炸塌，把我們窒息在洞裏。我真佩服老長官的高見，後來重慶被炸，有些防空洞，就因為洞口炸塌，而窒息死了不少人。不久，京滬吃緊，委員長蔣公要我們這支草鞋隊伍，火速調到江浙來，我那挖地洞的意見，並沒有用上。抗戰勝利後，中共大規模叛亂，它在北方却用上了這套戰術，使我們的軍隊，有如捉迷藏一樣，常常被他打而我們却打不着他。

懇請中央政府遷川

我們到了南京，住在銅銀巷劉甫公的辦事處，我們的草鞋隊伍，這時還在行軍途中。那時軍事委員會好像天天都在開會，至少是會開得很密。我記得劉甫公第一次出席會議後，回來向我們說，他大聲疾呼，非常誠懇的請中央政府遷到四川，並請將工廠和可以拆下的鐵路，也遷到四川，他會盡一切力量幫助這些遷川工作，他並說明必須這樣才能長期抗戰。情詞懇切，滿座為之動容，委員長蔣公也為之首肯。我彷彿聽說，因有一些人造謠，中央對劉甫公還有點戒心，所以西撤的機關工廠尚徘徊在兩湖之間，經他這番剴切陳詞，大家才放下了心，去作一切應該作的遷川工作。劉甫公也因為中央採納了他的意見，而很是開心。不幾天，我們的草鞋隊伍已陸續抵達南京一帶。為了要部署作戰，必須先確定應該如何

作戰的原則，劉甫公要我向他報告的抗日戰法，簡單的寫兩頁，他親自拿去向委員長蔣公報告，他報告後回來說，委員長贊成。此時，我們的草鞋隊伍，俱已到齊，我們的作戰任務，是在太湖南路堵擊日軍，（先是要我們守南京，劉甫公說明川軍宜於野戰，不宜於守城，才作罷。）記得大概是十一月中旬，劉甫公要我寫第一道作戰命令，我自然是依照已經蔣委員長同意的作戰原則來部署軍隊，用兩師分段扼守太湖南邊的京杭國道，並盡力將京杭國道破壞，以阻滯敵軍進展；用四師分途進入京杭國道南側的天目山區，我們的草鞋兵長於爬山，敵人的重武器則很難進入山區打我們，預定待敵人西進阻滯在京杭國道時，我們才出敵不意的從山區打出來，我想這樣打法，很可能得到一些戰果，也可減少傷亡。

廣德出擊打了勝仗

不料到了第三天，軍事委員會開會，大家東一句，西一句的說，川軍才出來就躲到天目山區去，應該用主力在京杭國道上部署作戰。這些人都是國家高級將領，也很難怪，他們都是滿腦子的日式戰術，自然會有這樣的說法。積非成是，委員長蔣公也不能不同意他們的意見。劉甫公開會回來，一面對着大家嘆氣；一面要我照他們的意見再寫第二道作戰命令。他站在我背後，由他口述，由我筆寫。我也是一面寫，一面嘔氣。正寫到第五條，突然聽到我背後砰然一聲，忙回頭看，劉甫公已經倒在地上；大家知道他是帶病出征的，這現象當然是舊病復發而且病得很重，

於是急忙把他抬到床上去休息。我只知道他患有胃潰瘍，當時我才知道他並患有糖尿病，醫生會說他活不了多少年；加上那些天的勞累和心情上的不太愉快，兩病齊發，他當然支持不住了。大家扶他上床後，又回來要我繼續寫完第二道命令。這時我們的草鞋隊伍，正照著第一道命令走在路上，接到第二道命令，當然要遵命行事，有的要回頭走，有的要改路走，自不免亂作一團。敵人却在此時，用裝甲車前導，向我軍猛烈進攻，於是我們的隊伍傷亡慘重，郭助祺在太湖西岸受傷，饒國華在廣德自戕。俗云「主將無能，累死三軍」，就這樣使善於指揮作戰的劉湘，却成了累死三軍的主將，真是可嘆。但是全體官兵對於劉湘將軍的信賴，絕對服從命令，以血肉之軀與敵人搏戰，視死如歸，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真可驚天地泣鬼神。尤以劉兆黎師沒有接到第二道命令，仍然進入了天目山區，他乘敵人西進之際，從廣德方面橫起打出來，打了一個勝仗，擄獲敵人的大砲和一些武器裝備，得到光榮的勝利，成爲不幸中的幸事。

洞洞工事麻子障地

第七戰區副司令長官是陳誠，因為劉湘已去漢口就醫，自然由他來指揮第七戰區；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原由劉湘兼任，此時也由第一副總司令唐式遵代理。我們打散了草鞋兵，奉命在安徽黃山地區收容整頓，此時大家都已經歸隊整理好了，並已奉命在黃山地區擔任防衛。陳誠通知唐式遵召集團長以上軍官到太平橋開會，他自

已親臨主持會議。在開會前我曾去見他，陳述我的抗日戰法構想和黃山地區防衛部署意見，他甚以爲然。到開會時，沒想到他上臺第一句話就問：「戴參謀長到了沒有？」我馬上起立報告「到了」，他繼續說：「待我講完後，請你對他們講講戰術。」我想黃山的地理形勢與河南和京杭國道有所不同，同時川軍軍官大半都是只受過短期訓練的行伍軍人，不宜多用軍語，更宜多用四川土話。於是我上臺講了一點簡單的彈性戰略外，隨即說明敵人打我們的武器有短傢伙，更有長傢伙，我們却只有短傢伙，沒有長傢伙；敵人作戰通常是先用長傢伙打我們，我們沒有辦法還手，此時只好設法躲起來，我們躲的方法，最好是每人挖一個坑坐在裏面，除非炸彈、砲彈打在我們頭上，他是沒有辦法打死我們的，因此，我提出八個字「洞洞工事，麻子陣地」作爲大家參考。所謂「洞洞工事」，就是上面所說的「坑」；所謂「麻子陣地」，就是將一班、一排所挖的坑，像麻子一樣佈置起來。敵人通常是用長傢伙打過後，才發起進攻，進攻則通常是用戰車前導，步兵跟在戰車後面，所以我們還要在陣地前面挖些大坑，使敵人戰車不易前進，等敵人接近，我們就由洞裏出來和敵人硬拼，此時敵人也只能使用短傢伙，和我們一樣了。只要我們能够勇敢拼鬥，必能將敵人打敗。沒想到我所說的這些，真的發生了作用，我們的草鞋兵，人雖然土，腦筋却不笨，他們挖坑還在坑裏做一個座位，舒服的坐在裏面；他們並用竹竿在上端繫一塊布，敵人進攻前來，就將竹竿立起來用力搖，大家即刻由洞裏

出來應戰。當時我們軍隊裏還有俄國顧問，他們覺得這些作法很新鮮，照了不少照片。後來我們看軍事書刊，歐洲軍事家稱這種抗洞爲狐穴，這名詞倒也很恰當。我們在江邊荻巷的守軍就用這些方法部署防禦，敵人由海軍支援向這裏進攻，用飛機大砲從上午打到下午二時，山上的土都被打翻轉了，等到發起進攻，出乎敵人意外，也出乎我們意外，我們的守軍並沒有死幾個人，拼鬥的結果，敵人敗了，打死了幾百，逃走了幾百，我們還俘獲了敵人不少的武器裝備，運到徽州展覽，大家這才知道日本人並不是打不敗的，士氣民心爲之大振。這隻草鞋隊伍，雖然沒有轟轟烈烈打過勝仗，但是能够隨抗戰始終屹立皖南贛北一帶，隨時迎擊敵人；還在顧祝同長官指揮下，打垮了中共的新四軍。

數月追隨學生難忘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我們離開南京，因爲劉甫公已不在長官部，我就直道設在徽州的兵站總監部辦事。後來爲了安全，總監部遷到景德鎮。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一直勤謹辦我分內的事。二十七年一月初劉甫公在漢口養病，病中對抗敵前方戰局與四川後方建設，備極關懷，不幸於一月二十日，劉甫公病逝漢口萬國醫院，一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令文略云：「川康綏靖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才猷練達，器度恢宏。早歲締領軍符，維護地方，動勳夙著……尤於國家統一大計，竭誠匡助，卓識淵謀，至深嘉賴。近以奉命抗敵，統率師旅，親赴前方，

籌策辛勞，宿疾遽增，遽聞溘逝，震悼良深。劉湘着追贈陸軍一級上將……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國史，用示國家篤念忠勳之至意。」

劉甫公病危時遺囑勉勵出征川軍：「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我們的草鞋隊伍，全軍深感悲痛，大家都遵奉甫公遺訓，努力抗戰。民國二十七年陽曆二月，陰曆過年以後，軍委會在武昌召集全國參謀長會議，長官部的參謀處長周從化，要我代表第七戰區前往，並陪我共乘一車直奔武漢。會議是由參謀總長何敬公主持，規定每人報告時間爲五分鐘，我將我對第七戰區的十萬草鞋兵在劉甫公司令長官率領之下，如何策劃運用以及作戰經過，作了很扼要的報告。何老總認爲我報告得不錯，要我晉謁委員長蔣公，並要我到瑯琊山軍官訓練團將官班去受訓。在這期間潘文華已奉派爲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負責整備川陝邊區防務，以防敵人從湖北、陝西來打四川，他要潘清洲前來約我作參謀長，所以我在將官班受訓完畢，即回四川。同年七月又奉到何敬公命令派我任四川軍管區司令部參謀長，我從此就與兵役結下了不解緣，由地方而中央，由大陸而臺灣，一直作到退休爲止。回想我在陸軍大學學戰術三年，教戰術三年，却只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甫公的指揮之下擔任作戰策劃工作幾個月，我自己覺得有點歉然；可是又覺得這幾個月的作戰策劃工作，的確很有意義，也很愉快，是我這一生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歷史。老長官劉甫公對我那樣好，我真正替他作了不到半年的工作，又是我這一生覺得最歉然的事情。



①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劉湘(前排中)自重慶經漢口飛抵南京謁中山陵後留影。

② 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綏靖主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將軍遺照。